



叶浅予评龚文桢工笔花鸟艺术风格

中国画的发展，从人物、山水、花鸟的顺序来看，是人对自然的审美价值逐步推进的过程。所谓审美的真善美标准，也就是人的意识形态赋予自然万物的审美价值。

于非闇从写意转到工笔，目的在于突破吴昌硕、齐白石南北两大写意派的垄断局面。画笔一转，转到了北宋宫廷派的工笔画，既学宋徽宗的画法，也学他的书法。自来名师出高徒，于非闇带出了两位高徒，一个田世光，一个俞致贞，又带出了第三代工笔画家，龚文桢就是其中一个。他以工笔花鸟为主攻方向，既和他的老师和太老师有同工之妙，也有异曲之貌。不看别的，只要看他在和毛竹、毛笋的合影中，便知他所追求的艺术形象有他自己的天地。再看他的写生作品，除了竹和笋、燕和雀，特善画大自然中的昏暗角落，用以突出荒树野花的面貌，强化自然景观中的色彩美。尽管他的用笔用色，处处务实，一丝不苟，可是实中有虚，耐人寻味。在布局上，他讲究花石树鸟的自然关系，表达季节与环境的特征，他的太老师喜欢用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一类题画诗，用以烘托形象的鲜明性，龚文桢却不依赖题画诗的烘托，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，靠一笔不苟的硬功夫，在浓厚中见清淡，严谨中见灵活，使工笔花鸟更加生机勃勃。



满园锦绣入画来

龚文桢，当代工笔花鸟画领军人物，1945年生于北京，自幼研习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，尤为注重写生，追求严谨大方、清丽典雅的艺术风格。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展览，并为中国美术馆、中国美协收藏，作品亦在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新加坡等国展出，并出版多本画集及技法。1988年设计“中国兰花”邮票获“1988年全国最佳邮票奖”。“大地春”“红梅图”等多幅作品陈列于中南海、钓鱼台等处。多幅花鸟作品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。1991年6月为中国驻联合国总部大厅作工笔画“梅竹图”。2001年参加中国百年华诞。2005年入选全国政协主办的北京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。

进入到21世纪，很多画家都以现代的方式应对社会和艺术，然而龚文桢却是一位不具有太多现代性的人。同时，他也并不是那种看起来很古典的人，至少他没有用一袭中式服装来标榜自己。在他的画中也看不出那种自诩为文人的装腔作势，尽管他的题跋中的瘦金体表现出一丝古意，可是整体的风格中依然是一种当代性的审美情趣。他是一个很平淡的人，平淡得让人难以找到相谈的话题。历史上曾有不少画家在民间被戏称为“痴”或“癡”，这大概要从东晋顾恺之算起，这是因为画家有许多不同常人的地方，或者因为画面的解衣盘礴表现出了“痴”或“癡”的状态，这种状态是执著和忘我，是作为画家最为重要的气质。

在龚文桢的个性风格中，最为表面的就是不擅言辞，不善交际，因此，旁人是很难看到他的“痴”或“癡”，也看不到画家的作派。他低调为人，专注于自己的绘画事业之中。在当代社会的画家中，能够专注于自己的画面而心无旁骛的人，也实在是不多。所以，他得到了像叶浅予、秦岭云等老一辈艺术家的赏识。一句“为人要厚道”的电影台词曾经风靡坊间，就是因为“厚道”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的期望。龚文桢确实是一个厚道的人。

作为画家的龚文桢，他在画面中所表现出来的“厚道”像他的人一样没有油滑和甜俗，没有市井和江湖，他的构图、勾线、渲染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现出严谨的态度，他的情趣、意境、风格的每一个方面都反映出发自内心的表白。他在工整的画面中去除了描摹的痕迹，在严谨的风格中透露出“写”的趣味，于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整体潮流中独树一帜。

中国花鸟画发展到近现代的吴昌硕、齐白石之后，几乎让所有的后人都感到了逾越高峰的困难。尽管在20世纪中期之后，花鸟画还是出现了潘天寿等大家，可是在绘画史整体上的成就并不突出。然而其中的工笔，却出现了于非厂和陈之佛这南北两位高手，可以说是自宋代之后工笔花鸟画难得见到的一次脉动。显然，工笔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遭遇，是与宋代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画的主流地位相联系的，因此，元以后的工笔画衰颓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。到了20世纪的后期，因为展览的导引，工笔花鸟画出现了自宋代以来的一次高峰期，不仅相继出现了大批的工笔花鸟画家，而且也有大批的工笔花鸟



作品入选全国美展。可以说，工笔花鸟画和工笔花鸟画画家都得到了时代的礼遇。而在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之中。当代工笔画潮流中失去了绘画的感觉和意趣，也失去了绘画的人文精神，使得工笔画以追求类似摄影的镜头反映为终结目标，并形成了繁荣景象背后的时代之病。龚文桢的画不是这样，他的画面中所营造的画面感觉不是以工整为第一性，而是以绘画的感觉和意趣来诠释工笔画应有的品格。

作为工笔花鸟画家，龚文桢在选择花鸟画和工笔的时候，一定会掂量其中的难度。这种在西方绘画中绝无的品类，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在中国得到了一种专业的认同，因此，以折枝为代表的结体方式则凝聚了历史发展的成果，它完全区别西方绘画中的静物画。在得与失的辩证关系中，折枝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发展中的可能性非常有限，而从历史的发展看，工笔花鸟画的花和鸟的品种也是少得屈指可数，花和鸟的搭配更是在一种民俗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传承关系。因此，现代的很多画家都以引进新的表象对象为突破，比如齐白石的工虫，潘天寿的雁荡山花，都是史无前例。在龚文桢的画面中，虽然也有一些折枝的构图方式，表明了与传统工笔花鸟画之间的联系，但是，他钟情的还是源于云南一些新的题材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语言。为此，他11次到云南写生，体验在那个地域中对于自然世界的感受，从而为自己的工笔花鸟画开辟一个新的视窗，表达对于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新的见解。

龚文桢的这种选择，在当代工笔花鸟画家中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，因为去过云南的画家很多，画云南花鸟的画家也很多。他的成就和意义在于他从所要表现的新的内容中，摸索到与之相应的新的技法，并因此表达出一种新的花鸟画境界，以及审美中新的视觉体验。比如，他画的夜景中的花鸟，是将特殊情境中的花鸟作了特殊的处理，使之成为似与不似之间的一种艺术气象，并没有复制自然的直观。他选择云南特有的竹，而将关注的点放到那具有绘画性的竹根上，所以，他的画面中的竹既有与传统审美上的联系，又有形象上的改观所创造的新境界。他还特别留心那些藤蔓等寄生植物，把自然的趣味和绘画的趣味结合起来，别开生面。

龚文桢工笔花鸟的语言方式有其独特的内容，既反映了他源于于非厂、田世光的学术背景，也表现了他多年研究的结果，他从一个方面推动了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健康发展。
(魏勤英 宋善娟 袁莉萍)



龚文桢艺术简介

一九四五年生于北京，师承著名画家田世光、李苦禅等。

一九八一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，后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。现为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画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国画学会理事、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、对外友协画院名誉院长、中央文史馆画院院委、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委、北京画院高级职称评委、中国工笔画展评委、北京文史馆馆员。

